
影印宋藏遺珍
第三函
函十册

天台

明州布

南陽慧中國師

洛京神會大師

澧州藥山惟儼和尚

汾州大達無業國師　鎮尸

（以上缺半紙）

玄沙宗一師備大師　漳州桂琛和尚

大法眼禪師

金陵寶誌禪師金城人也姓朱氏少出家止道林寺修習禪定宋太始初忽居止無定飲食無時髮長數寸徒跣執錫杖頭擐翦刀尺銅鑑或

數日不食無飢容或歌吟如讖記齊武帝謂師
惑衆收付建康獄旣旦人見其入市及檢獄如
故帝延於宮中之後堂師在華林園忽一日重
著三布帽亦不知於何所得之俄豫章王文惠
太子相繼薨齊亦以此季矣由是禁師出入梁
高祖即位下詔曰誌公迹拘塵垢神遊冥寂水
火不能燋濡蛇虎不能侵懼語其佛理則聲聞

以上譚其隱淪則遯僊高者豈以俗士常情空相拘制何其鄙陋一至於此自今勿得復禁帝一日問師曰弟子煩惑何以治之師曰十二識者以爲十二因緣治惑藥也又問弟子何時得靜心修習師曰安樂禁識者以爲修習禁者止也至安樂時乃止耳又製大乘贊二十四首盛行於世餘諸辭句與夫禪宗言趣冥會略錄十首及師製十二時頌編于別卷

婺州善慧大士者義烏縣人也降于雙林鄉傅

宣慈家夲名翕梁納劉氏女名妙光生普建普
成二子二十四與里人稽亭浦漉魚獲已沈籠
水中祝曰去者適止者留人或謂之愚會有天
竺僧達磨時謂嵩頭陀曰我與汝毗婆尸佛所發誓今
兜率宮衣鉢見在何日當還因命臨水觀其影
見大士圓光寶蓋大士笑謂之曰鑪鞴之所多
鈍鐵良醫之門足病人度生爲急何思彼樂乎

嵩指松山頂曰此可棲矣大士躬耕而居之乃
說一偈曰空手把鋤頭步行騎水牛人從橋上
過橋流水不流有人盜菽麥瓜果大士即與籃
籠盛去日常傭作夜則行道見釋迦金粟定光
三如來放光襲其體大士乃曰我得首楞嚴定
當捨田宅設無遮大會唱賣妻子獲錢五萬以
營法會一日遣弟子傅暀致書于梁高祖書曰

雙林樹下當來解脫善慧大士白國主救世菩
薩今欲條上中下善希能受持其上善略以虚
懷爲本不著爲宗亡相爲因涅槃爲果其中善
略以治身爲本治國爲宗天上人間果報安樂
其下善略以護養衆生勝殘去殺普令百姓俱
禀六齋今聞皇帝崇法欲伸論義未遂襟懷故
遣弟子傅暀告白暀投太樂令何昌昌曰慧約
國師猶復置啓會是國民又非長老殊不謙卑

豈敢呈達睢燒手御路昌乃馳往同泰寺詢皓
法師皓勸速呈帝覽之遽遣詔迎既至帝問從
來師事誰邪曰從無所從來無所來師事亦爾
帝又問何為真諦曰息而不滅帝曰若息而不
滅此則有色有色故鈍若如是者居士不免流
俗曰臨財無苟得臨難無苟免帝曰居士大識禮
曰一切諸法不有不無帝曰謹受來旨曰大千世

界所有色象莫不歸空百川叢注不過於海無量妙法不出眞如如來何故於三界九十六道中獨超其最視一切衆生有若赤子有若自身天下非道不安非理不樂帝默然大士辭退異日帝於壽光殿請誌公講金剛經誌公曰大士能耳帝請大士大士登坐執拍板唱經成四十九頌

天台山修禪寺智者禪師智顗荆州華容人也

姓陳氏母徐氏始娠夢香煙五色縈繞于懷幼
有奇相誓志出家怳焉如夢見大山臨海際峯
頂有僧招手復接入一伽藍云汝當居此太建
元年隱天台山佛隴峯有定光禪師先居此峯
謂弟子曰不久當有善知識領徒至此俄爾師
至光曰還憶疇昔舉手招引時否師即悟禮像
之徵悲喜交懷乃執手共至庵所其夜聞空中
鍾磬之聲師曰是何祥也光曰此是揵稚集僧

得住之相此處金地吾已居之北峯銀地汝宜居焉隨煬帝請師受菩薩戒乃號師爲智者師常謂法華爲一乘妙典蕩化城之執教釋草庵之滯情開方便之權門示眞實之妙理會衆善之小行歸廣大之一乘遂出玄義曰釋名辯體明宗論用判敎相之五重也名則法喩齊舉謂一乘妙法即衆生本性在無明煩惱不爲所染

如蓮華處于淤泥而體常淨故以爲名此經開權顯實廢權立實會權歸實如蓮之華有含容開落之義華之蓮有隱現成實之義亦謂從本垂迹因迹顯本夫經題不越法喩人單複具足凡七種單三複三具足一攝一切名妙法蓮華即複之一也法譬爲複名以召體體即實相謂一切相離實相無體故宗則一乘因果開示悟入佛之知見可

尊尚故用則力用以開廢會之義有其力故然後判教相者以如來一代之説摠判爲五時八教五時者一佛初成道爲上根菩薩説華嚴時二爲小機説阿含時三彈偏折小歎大褒圓説方等時四蕩相遣執説般若時五會權歸實授三乘人及一切衆生成佛記説法華涅槃時八教者謂化儀四教即頓漸祕密不定也化法四教即藏生滅四諦通無生別無量圓也無作四諦唯法華圓理乃至治生產業一色一香無非實相

該三世如來所演罄殫其致四諦三接廣如本教捨此皆魔說故教理既明非觀行無以復性乃依一心三諦之理真俗中示三止三觀一一觀心念念不可得先空次假後中離二邊而觀一心如雲外之月者此乃別教之行相也嘗云破一切惑莫盛乎空建一切法莫盛乎假究竟一切性莫大乎中故一中一切中無假無空而不中空假亦爾即圓

教之行相如摩醯首羅天之三目非縱橫並別故第十四祖龍樹菩薩偈云因緣所生法我說即是空亦名爲假名亦名中道義斯與楞嚴圓覺經說奢摩他三摩鉢底禪那三觀名目雖殊其致一也達磨大師以心傳心不帶名數直爲上上根智俾忘筌忘意故與此教同而不同智者禪師窮理盡性備足之門故與禪宗異而非異也三觀圓成法身不素即免同貧子也尚慮學者昧於修性或墮偏執故復創六即之義以絕斯患一理即佛者十法界衆生下至蜫蟲同稟妙性從本以來常住清淨覺體圓

滿一理齊平故執名相者不信即心即佛覩此而生信也二名字即佛者雖理性坦平而隨流者日用不知必假言教外薰得聞名字生信發解故起信論云以有妄想心故能知名義自此已下簡暗證者三觀行即佛者既聞名開解要假前之三觀而返源故圓教外凡也圓觀五陰爲不思議境即五品位大師示居此位別教十信及藏通教皆名資糧位四相似即佛者觀行功深發相似用故內凡也圓伏無明入十信鐵輪位不斷見思惑至七信以去見思惑自殞得六根清淨如經云父母所生眼悉見三千界云云思大禪師示居此位若別教乃地前三十心也藏通皆名加行位楞嚴經唯識論三十心後別立四加行名位雖同詮旨迴異惟通悟者善巧融會五分眞即佛者

三心開發得眞如用位位增勝故發圓初住即銅輪位也如龍女一念成佛現百界身從此轉勝至等覺位凡四十一心盡目眞因分位雖殊圓理無別若別敎即名十地藏通皆言見道位六究竟即佛者無明永盡覺心圓極證無所證故妙覺也起信云始本不二名究竟覺仁王名寂滅上忍也別教權佛攝對圓行第二位耳藏通二教佛可知如上六位旣皆即佛不屈不濫通具法報化三身爲正三寶三德屬對交絡乃至十種三法含攝無遺偈云道識性般若菩提大乘身涅槃三寶德一一皆三法隨居四土爲依四土者一常寂光法性土也法身居之身土相稱二實報無障礙

攝二受用也自受用土報佛自居佗受用土登地菩薩所居三方便有餘四淨穢同居並爲應化土也地前菩薩二乘凡夫所居其實則非身非土無優無劣爲對機故假說身土而分優劣師得身土互融權實無礙故三十餘年晝夜宣演生四種益具四悉檀悉徧也檀翻名施禪師之法徧施有情隨根得益如云世界悉檀生歡喜益云云門人灌頂日記萬言而編結之摠目爲天台教別即分諸部類法華玄義文句大小止觀金光明仁王淨名涅槃請觀音十六觀經等及四教禪門凡百餘軸歷代

付授盛于江淅隨開皇十七年十一月帝遣使詔
師將行乃告門人曰吾今往而不返到剡東石
城寺百尺石像前不進顧侍者曰觀音來迎不
久應去作觀心偈唱諸法門綱要訖趺坐而逝
泗州僧伽大師者世謂觀音大士應化也推本
則過去劫值觀世音如來從三慧門而入道以
音聲爲佛事但以此土有緣之衆乃謂大師自
西國來唐高宗時至長安洛陽行化歷吳楚間

手執楊枝混于緇流或問師何姓即荅曰我姓何又問師是何國人師曰我何國人壽於泗上欲搆伽藍因宿州民賀跋氏捨所居師曰此本爲佛宇令掘地果得古碑云香積寺即齊李龍建所創又獲金像衆謂然燈如來師曰普光王佛也因以爲寺額中宗遣使迎大師至輦轂帝及百官咸稱弟子三年示滅敕令就薦福寺漆

身起塔忽臭氣滿城帝祝送師歸臨淮言訖異香騰馥帝問萬回曰僧伽大師是何人耶曰觀音化身耳乾符中謚證聖大師

萬回法雲公者虢州閿鄉人也姓張氏唐貞觀六年五月五日生始在弱齡嚻傲如狂三藏玄奘自西國還訪公作禮稱是菩薩有兄萬年久征遼左母程氏思其音信公曰此甚易爾乃告

母而往至暮而還有龍興寺大明師少而相狹公
來往明師之室屬有正諫大夫明崇儼夜過寺
見公左右神兵侍衛崇儼駭之詰旦言與明師
復厚施金繒作禮而去高宗召入內時有扶風
僧蒙須者甚多靈迹先在內每曰回來回來及
公至又曰替到當去迨旬日而須卒景雲二年
師卒于長安醴泉里壽八十時異香氤氳舉體
柔耎制贈司徒虢國公喪事官給窆于京西香

積寺

天台豐干禪師者不知何許人也居天台山國清寺剪髮齊眉人或問佛理止荅隨時二字常誦唱道歌乘虎入松門衆僧驚畏本寺有寒山子拾得二人執爨終日晤語時謂風狂子獨與師相親一日寒山問古鏡不磨如何照燭師曰氷壺無影像猨猴探水月曰此是不照燭也更請

師道師曰萬德不將來敎我道什麼寒拾俱禮拜師尋獨入五臺巡禮逢一老翁師問莫是文殊否曰豈可有二文殊師作禮未起忽然不見趙州沙彌舉似和尚趙州代豐干云文殊文殊後回天台示滅初閭丘公名犯太祖廟諱一字出牧丹丘忽患頭疼醫莫能愈師訪之閭丘且告之病師乃索淨器呪水噴之斯須立差閭丘異之乞一言示此去安危之兆師曰到任記

謂文殊普賢曰此二菩薩何在師曰國清寺執爨洗器者寒山拾得是也閭丘拜辭乃行尋至山寺問此寺有豐干禪師否寒山拾得復是何人時有僧道翹對曰豐干舊院在經藏後今閴無人矣寒拾二人見在厨中執役閭丘入師房唯見虎迹

天台寒山子者本無氏族始豐縣西七十里有寒暗二巖以其於寒巖中居止得名也容貌枯

悴時來國清寺就拾得取衆僧殘食食之或廊
下徐行或望空慢罵寺僧以杖逼逐翻身拊掌
大笑而去一日豐干告之曰汝與我遊五臺即
我同流若不與我去非我同流曰我不去豐干
曰汝不是我同流寒山却問汝去五臺作什麼
豐干曰我禮文殊曰汝不是我同流暨豐干滅
後閭丘公入山訪之見寒拾二人圍鑪語笑間

丘不覺致拜二人連聲咄叱寺僧驚愕曰大官何拜風狂漢邪寒山復執閭丘手笑而言曰豐干饒舌久而放之自此寒拾相攜出松門更不復入寺閭丘至寒巖禮謁送衣服藥物二士高聲喝之曰賊便入巖石縫中唯曰汝諸人各各努力其石縫忽然而合閭丘哀慕令僧道翹尋其遺物於林間得葉上所書辭頌及題村墅人

家屋壁共三百餘首傳布人間
天台拾得者不言名氏因豐干禪師山中經行
聞兒啼聲遂見一子可數歲初謂牧牛子及問
之云孤棄于此豐干乃名爲拾得攜至國清寺
令知食堂香燈忽一日輒登坐與佛像對盤而
餐復於憍陳如塑形前呼曰小果聲聞僧驅之
罷其所主令廚内滌器常日齋畢澄濾食滓以
筒盛之寒山來即負之而去一日掃地寺主問

汝畢竟姓箇什麼拾得放下掃箒叉手而立寺
主罔測寒山搥胷云蒼天蒼天拾得却問汝作
什麼曰豈不見道東家人死西家助哀二人作

舞哭笑而去
明州奉化縣布袋和尚者未詳氏族自稱名契
此形裁腲脮上烏罪切下奴罪切蹙頞皤腹出語無定常以
杖荷一布囊凡供身之具盡貯囊中入鄽肆見

物則乞或醯醢魚葅纔接入口分少許投囊中
嘗雪中卧雪不沾身示人吉凶必應期無忒一
僧在師前行師乃拊僧背一下僧回頭師曰乞
我一文錢曰道得即與汝一文師放下布囊叉
手而立先保福和尚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放
下布袋叉手保福曰為只如此為更有向上事
師負之而去師在街衢立僧問在遮裏作什麼

師曰等箇人曰來也來也（歸宗柔和尚別云歸去來）師曰汝不是遮箇人曰如何是遮箇人師曰乞我一文錢

師有歌曰只箇心心是佛十方世界最靈物縱橫妙用可憐生一切不如心眞實騰騰自在無所爲閑閑究竟出家兒若覩目前眞大道不見纖毫也大奇萬法何殊心何異何勞更用尋經義心王本自絕多知智者只明無學地非聖非凡復若乎不彊分別聖情孤無價心珠本圓淨

凡是異相妄空呼人能弘道道分明無量清高
稱道情攜錫若登故國路莫愁諸處不聞聲一
日師端坐而説偈曰彌勒眞彌勒分身千百億
時時示時人時人自不識偈畢而化
諸方雜舉徵拈代別語
外道問佛云不問有言不問無言世尊良久外
道禮拜云善哉世尊大慈大悲開我迷雲令我

得入外道去已阿難問佛云外道以何所證而言得入佛云如世間良馬見鞭影而行玄覺徵云什麼處是世尊擧鞭處雲居錫云要會麼如今歸堂去復是阿誰東禪齊拈云什麼處是外道悟處衆中道世尊良久時便是擧鞭處恁麼會還得已否緊那羅王奏無生樂供養世尊王敕有情無情俱隨王去若有一物不隨王即去佛處不得又無猒是王入大寂定王敕有情無情皆順於王如有一物不順王即入大寂定不得雲居

錫云有情去也且從只如山河大地是無情之物作麼生說亦隨王去底道理

泗州塔頭侍者及時鏁門有人問既是三界大師爲什麼被弟子鏁侍者無對法眼代云弟子鏁大師鏁法燈代云還我鏁匙來又老宿代云吉州鏁虔州鏁

或問僧承聞大德講得肇論是否曰不敢曰肇有物不遷義是否曰是或人遂以茶盞就地撲破曰遮箇是遷不遷無對法眼代拊掌三下

有兩僧各住庵尋常來往偶旬日不會一日上

山相見上庵主問曰多時不見在什麼處下庵主曰只在庵裏造箇無縫塔子上庵主曰某甲也欲造箇無縫塔子就庵主借取樣子曰何不早道恰被人借去也法眼舉云且道借伊樣子不借伊樣子

有婆子令人送錢去請老宿開藏經老宿受施利便下禪牀轉一匝乃云傳語婆子轉藏經了也其人回舉似婆子婆云比來請開全藏只為

開半藏玄覺徵云什麼處是欠半藏處且道那箇婆子具什麼眼便恁麼道

龍濟修山主問翠巖曰四乾闥婆王奏樂供養

世尊直得須彌振動大海騰波迦葉起舞菩薩

得忍不動聲聞頻我只如迦葉作舞意旨如何

對曰迦葉過去生中曾作樂人來習氣未斷山

主曰須彌大海莫是習氣未斷否翠巖無對法眼

代云正是習氣

有僧親附老宿一夏不蒙言誨僧歎曰只恁麼空過一夏不聞佛法得聞正因兩字亦得也老宿聞之乃曰闍梨莫嘶音西速若論正因一字也無恁麼道了叩齒三下曰適來無端恁麼道鄰房僧聞曰好一鑊羹被兩顆鼠糞汙却玄覺徵云且道讃歎語不肯語若是讃歎爲什麼道鼠糞汙却若不肯伊有什麼過驗得麼

僧肇法師遭秦主難臨就刑說偈曰四大元無主五陰本來空將頭臨白刃猶似斬春風玄沙云大小肇

法師臨死猶稟語

僧問老宿云師子捉兔亦全其力捉象亦全其力未審全箇什麼力老宿云不欺之力法眼別云不會古人語

李翱尚書見老宿獨坐問曰端居丈室當何所務老宿曰法身凝寂無去無來法眼別云汝作什麼來法燈別云非公境界

有道流在佛殿前背坐僧曰道士莫背佛道流曰大德本教中道佛身充滿於法界向什麼處

坐得僧無對法眼代云識得汝

禪月詩云禪客相逢只彈指此心能有幾人知

大隨和尚舉問禪月如何是此心無對歸宗柔代云能有幾人知

聖僧像被屋漏滴有人問旣是聖僧爲什麼有漏天台國師代云無漏不是聖僧

死魚浮於水上有人問僧魚豈不是以水爲命

僧曰是曰爲什麼却向水中死無對杭州天龍機和尚代云是

伊爲什麼不去岸上死

江南國主問老宿子有一頭水牯牛萬里無寸草未審向什麼處放歸宗柔代云好放處

江南相馮延已與數僧遊鍾山至一人泉問一人泉許多人爭得足一僧對曰不教欠少延已不肯乃別云誰人欠少法眼別云誰是不足者

有施主婦人入院行衆僧隨年錢僧曰聖僧前著一分婦人曰聖僧年多少僧無對法眼代云心期滿處即知

法燈問新到僧近離什麼處曰廬山師拈起香合曰廬山還有遮箇也無僧無對師自代云尋香來禮拜和尚

僧問仰山彎弓滿月齧鏃意如何仰山曰齧鏃僧擬開口仰山曰開口驢年也不會僧無對南泉代側身而立

有僧入冥見地藏菩薩地藏問是你平生修何業僧曰念法華經曰止止不須說我法妙難思爲是說是不說無對歸宗柔代云比回歸去敢請流通

劉禹端公因雨問先雲居和尚雨從何來曰從端公問處來端公歡喜讚歎雲居却問端公從何來無語有老宿代云適來道什麼歸宗柔別云謝和尚再三

昔有三僧雲遊擬謁徑山和尚遇一婆子時方收稻次一僧問曰徑山路何處去婆曰驀直去僧曰前頭水深過得否曰不濕脚僧又問婆住在什麼處曰只在遮裏三僧乃入店內婆煎茶

一瓶將盞子三箇安盤上謂曰和尚有神通者即喫茶三人無對又不敢傾茶婆曰看老朽自逞神通也於是便拈盞子傾茶行

法眼和尚謂小兒曰因子識得你邪你邪名什麽無對法燈代云但將衣袖掩面法眼却問一僧若是孝順之子合下得一轉語且道合下得什麽語無對法眼自代云佗是孝順之子

僧問講彌陀經坐主水鳥樹林皆悉念佛念法

念僧作麼生講坐主曰基法師道眞友不待請
如母赴嬰兒僧曰如何是眞友不待請法眼代云此是基法師語
泉州王延彬入招慶院見方丈門閉問演侍者
有人敢道大師在否演曰有人敢道大師不在
否法眼別云太傅識大師
誌公云每日拈香擇火不知身是道場玄沙云
每日拈香擇火不知眞箇道場主覺徵云只如此二尊者語還有親踈也無

雲巖院主遊石室回雲巖問汝去入到石室裏許看爲只恁麼便回來院主無對洞山代云彼中已有人占了也雲巖曰汝更去作什麼洞山曰不可人情斷絕去也

鹽官會下有一主事僧將死鬼使來取僧告曰某甲身爲主事未暇修行乞容七日得否使曰待爲白王若許即七日後來不然須臾便至言訖

去至七日後方來覔其僧不見後有人舉問一僧若來時如何抵擬佗洞山代云被佗覔得也

臨濟見僧來舉起拂子僧禮拜師便打別僧來師舉拂子僧並不顧師亦打又一僧來叅師舉拂子僧曰謝和尚見示師亦打雲門代云只疑老漢大覺云得即得猶未見臨濟機在

閩王送玄沙和尚上船玄沙扣船召曰大王爭能出得遮裏去王曰在裏許得多少時也歸宗柔別云不

因和尚不得到遮裏

洪州大寧院上狀請第二坐開堂人問何不請第一坐法眼代云不勞如此

洞山行脚時會一官人曰三祖信心銘弟子擬注洞山曰纔有是非紛然失心作麼生注法眼代云恁麼即弟子不注也

法眼和尚因患脚僧問訊次師曰非人來時不

能動及至人來動不得且道佛法中下得什麼

語僧曰和尚且喜得較師不肯自別云和尚今日似減

僧問龍牙終日驅驅如何頓息龍牙曰如孝子

喪却父母始得東禪齊云東中道如喪父母何有閑暇恁麼會還息得人疑情麼除此外且作麼生會龍牙意

僧問龍牙十二時中如何著力龍牙曰如無手

人欲行拳始得東禪齊云好言語且作麼生會嘗問一僧他道無手底人何更行得拳也及問伊佛法伊便休去將知路布說得無用處不如子細體取古人意好

有庵主見僧來竪火筒曰會麼曰不會庵主曰三十年用不盡底僧却問三十年前用箇什麼歸宗柔代云也要知

招慶和尚拈鉢囊問僧你道直幾錢歸宗柔代云留與人增價

有坐主念彌陀名號次小師喚和尚及回顧小師不對如是數四和尚叱曰三度四度喚有什麼事小師曰和尚幾年喚佗即得某甲纔喚便發業法燈代云咄叱

鵓子趂鴿子飛向佛殿欄干上顫有人問僧一

切衆生在佛影中常安常樂鴿子見佛爲什麼
却顫法澄代云怕佛
悟空禪師問忠坐主講什麼經曰法華經悟空
曰若有說法華經處我現寶塔當爲證明大德
講什麼人證明法燈代云謝和尚證明
官人問僧名什麼曰無揀官人曰忽然將一椀
沙與上坐又作麼生曰謝官人供養法眼別云此猶是揀底

廣南有僧住庵國主出獵人報庵主大王來請起曰非但大王來佛來亦不起王問佛豈不是汝師曰是王曰見師爲什麼不起（法眼代云未足醻恩）

僧辭趙州和尚趙州謂曰有佛處不得住無佛處急走過三千里外逢人莫舉（法眼代云恁麼即不去也）

僧問圓通和尚一塵纔起大地全收還見禪牀麼圓通曰喚什麼作塵又問法燈喚什麼作禪

林東禪齊云此二尊宿語明伊問處不明伊問處若明伊問處還得盡善也未試斷看忽然向伊道你指示我更要答話又作麼生會莫道又荅一轉子

玄覺和尚聞鳩子叫問僧什麼聲僧曰鳩子師曰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東禪齊云上坐道是鳩子聲便成謗去什麼處是謗處若道不是還得麼上坐且道玄覺意作麼生

保福僧到地藏地藏和尚問彼中佛法如何曰保福有時示衆道塞却你眼敎你覰不見塞却你耳敎你聽不聞坐却你意敎你分別不得地

藏曰吾問你不塞你眼見箇什麼不塞你耳聞箇什麼不坐你意作麼生分別東禪齊云那僧聞了忽然惺去更不佗遊上坐如今還得麼若不會每日見箇什麼

有僧與童子上經了令持經著函內童子曰某甲念底著向那裏法燈代云汝念什麼經

一僧注道德經人問曰久嚮大德注道德經僧曰不敢曰何如明皇法澄代云是弟子

雲門和尚問僧什麼處來曰江西來雲門曰江西一隊老宿寱語住也未僧無對五雲代云興猶未已後有僧問法眼和尚不知雲門意作麼生法眼曰大小雲門被遮僧勘破五雲曰什麼處是勘破雲門處要會麼法眼亦被後僧勘破也

因開井被沙塞却泉眼法眼問僧泉眼不通被沙塞道眼不通被什麼物礙僧無對師自代云被眼礙

南陽慧忠國師問禪客從何方來對曰南方來

師曰南方有何知識曰知識頗多曰如何示人曰彼方知識直下示學人即心是佛佛是覺義汝今悉具見聞覺知之性此性善能楊眉瞬目去來運用徧於身中挃頭頭知挃脚脚知故名正徧知離此之外更無別佛此身即有生滅心性無始以來未曾生滅身生滅者如龍換骨蛇脫皮人出故宅即身是無常其性常也南方所說大約如此師曰若然者與彼先尼外道無有

差別彼此云我此身中有一神性此性能知痛
癢身壞之時神則出去如舍被燒舍主出去舍
即無常舍主常矣審如此者邪正莫辯孰爲是
乎吾比遊方多見此色近尤盛矣聚却三五百衆
目視雲漢云是南方宗旨把他壇經改換添糅
鄙譚削除聖意惑亂後徒豈成言教苦哉吾宗
喪矣若以見聞覺知是佛性者淨名不應云法

離見聞覺知若行見聞覺知是則見聞覺知非求法也僧又問法華了義開佛知見此復若爲師曰佗云開佛知見尚不言菩薩二乗豈以衆生癡倒便同佛之知見耶僧又問阿那箇是佛心師曰牆壁瓦礫是僧曰與經太相違也涅槃云離牆壁無情之物故名佛性今云是佛心未審心之與性爲别不别師曰迷即别悟即不别曰

經云佛性是常心是無常今云不別何也師曰
汝但依語而不依義譬如寒月水結爲冰及至
暖時冰釋爲水衆生迷時結性成心衆生悟時釋
心成性若執無情無佛性者經不應言三界唯
心宛是汝自違經吾不違也問曰無情說法有
何典據師曰不見華嚴云刹說衆生說三世一切
說衆生是有情乎曰師但說無情有佛性有情
復若爲師曰無情尚爾況有情邪曰若然者前

舉南方知識云見聞是佛性應不合判同外道師曰不道佗無佛性外道豈無佛性邪但緣見錯於一法中而生二見故非也曰若俱有佛性且殺有情即結業互讎損害無情不聞有報師曰有情是正報計我我所而懷結恨即有罪報無情是其依報無結恨心是以不言有報曰教中但見有情作佛不見無情受記且賢劫千佛

孰是無情佛邪師曰如皇太子未受位時唯一身爾受位之後國土盡屬於王寧有國土別受位乎今但有情受記作佛之時十方國土悉是遮那佛身那得更有無情受記邪曰一切衆生盡居佛身之上便利穢污佛身穿鑿踐蹋佛身豈無罪邪師曰衆生全體是佛欲誰爲罪曰經云佛身無罣礙今以有爲質礙之物而作佛身豈

不乖於聖言師曰大品經云不可離有為而說無為汝信色是空否曰佛之誠言那敢不信師曰色既是空寧有罣礙曰衆生佛性既同只用一佛修行一切衆生應時解脫今既不爾同義安在師曰汝不見華嚴六相義云同中有異異中有同成壞揔別類例皆然衆生佛雖同一性不妨各各自修自得未見佗食我飽曰有知識示學人但自識性了無常時拋却殼漏子一邊

著靈臺智性迥然而去名爲解脫此復若爲師日前已說了猶是二乘外道之量二乘猒離生死欣樂涅槃道家亦云吾有大患爲吾有身乃趣乎冥諦須陀洹人八萬劫餘三果人六四二萬辟支佛一萬劫住於定中外道亦八萬劫住非非想中二乘劫滿猶能迴心向大外道還却輪迴曰佛性一種爲別師曰不得一種曰何也師

曰或有全不生滅或半生半滅半不生滅曰孰
爲此解師曰我此閒佛性全不生滅汝南方佛
性半生半滅半不生滅曰如何區別師曰此則
身心一如心外無餘所以全不生滅汝南方身是
無常神性是常所以半生半滅半不生滅曰和尚
色身豈得便同法身不生滅邪師曰汝那得入
於邪道曰學人早晚入邪道師曰汝不見金剛

經色見聲求皆行邪道今汝所見不其然乎曰
某甲曾讀大小乘教亦見有說不生不滅中道正
性之處亦見有說此陰滅彼陰生身有代謝而神
性不滅之文那得盡撥同外道斷常二見師曰
汝學出世無上正眞之道爲學世間生死斷常
二見邪汝不見肇公云譚眞則逆俗順俗則違
眞違眞故迷性而莫返逆俗故言澹而無味中
流之人如存若亡下士撫掌而不顧汝今欲學

下士笑於大道乎曰師亦言即心是佛南方知識亦爾那有異同師不應自是而非佗師曰或名異體同或名同體異因茲濫矣只如菩提涅槃眞如佛性名異體同眞心妄心佛智世智名同體異緣南方錯將妄心言是眞心認賊爲子有取世智稱爲佛智猶如魚目而亂明珠不可雷同事須甄别曰若爲離得此過師曰汝但子

細反觀陰入界處一一推窮有纖毫可得否曰
子細觀之不見一物可得師曰汝壞身心相邪
曰身心性離有何可壞師曰身心外更有物不
曰身心無外寧有物邪師曰汝壞世間相邪曰
世間相即無相那用更壞師曰若然者即離過
矣禪客唯然受教常州僧靈覺問曰發心出家
本擬求佛未審如何用心即得師曰無心可用

即得成佛曰無心可用阿誰成佛師曰無心自成佛亦無心曰佛有大不可思議爲能度衆生若也無心阿誰度衆生師曰無心是眞度生若見有生可度者即是有心宛然生滅曰今既無心能仁出世說許多教迹豈可虛言師曰佛說教亦無心曰說法無心應是無說師曰說即無無即說曰說法無心造業有心否師曰無心即無業今既有業心即生滅何得無心曰無心即

成佛和尚即今成佛未師曰心尚自無誰言成佛若有佛可成還是有心有心即有漏何處得無心曰既無佛可成和尚還得佛用否師曰心尚自無用從何有曰茫然都無莫落斷見否師曰本來無見阿誰道斷曰本來無莫落空否師曰空既是無憧從何立曰能所俱無忽有人持刀來取命爲是有是無師曰是無曰痛否師曰

痛亦無曰痛既無死後生何道師曰無死無生
亦無道曰既得無物自在饑寒所逼若爲用心
師曰饑即喫飯寒即著衣曰知饑知寒應是有
心師曰我問汝有心心作何體段曰心無體段
師曰汝既知無體段即是本來無心何得言有
曰山中逢見虎狼如何用心師曰見如不見來
如不來彼即無心惡獸不能加害曰寂然無事

獨脫無心名爲何物師曰名金剛大士曰金剛
大士有何體段師曰本無形段曰既無形段喚
何物作金剛大士師曰喚作無形段金剛大士
曰金剛大士有何功德師曰一念與金剛相應
能滅殑伽沙劫生死重罪得見殑伽沙諸佛其
金剛大士功德無量非口所說非意所陳假使
殑伽沙劫住世說亦不可得盡曰如何是一念
相應師曰憶智俱忘即是相應曰憶智俱忘誰

見諸佛師曰忘即無無即佛曰無即言無何得喚作佛師曰無亦空佛亦空故曰無即佛佛即無曰既無纖毫可得名為何物師曰本無名字曰還有相似者否師曰無相似者世號無比獨尊汝努力依此修行無人能破壞者更不須問任意遊行獨脫無畏常有河沙賢聖之所覆護所在之處常得河沙天龍八部之所恭敬河沙

善神來護永無障難何處不得逍遙
衡嶽慧思禪師武津人也姓李氏攝心坐夏獲
宿智通倍加勇猛尋有障起四支緩弱不能行
步自念曰病從業生業由心起心源無起外境
何狀病業與身都如雲影如是觀已顛倒想滅
輕安如故學侶日至以定慧法隨根引喻俾習
慈忍行奉菩薩三聚戒衣服率用布寒則加之

以艾師示衆曰道源不遠性海非遙但向已求莫從佗覔覔即不得得亦不眞偈曰頓悟心源開寶藏隱顯靈通現眞相獨行獨坐常巍巍百億化身無數量縱令逼塞滿虚空看時不見微塵相可笑物兮無比況口吐明珠光晃晃尋常見說不思議一語標名言下當又偈曰天不能蓋地不能載無去無來無障礙無長無短無青黃不在中間及内外超羣出衆太虚玄指物傳

心人不會
洛京荷澤神會大師示衆曰夫學道者須達自
源四果三賢皆名調伏辟支羅漢未斷其疑等
妙二覺了達分明覺有淺深教有頓漸其漸也
歷僧祇劫猶處輪迴其頓也屈伸臂頃便登妙
覺若宿無道種徒學多知一切在心邪正由已
不思一物即是自心非智所知更無別行悟入

此者眞三摩提法無去來前後際斷故知無念爲最上乘曠徹清虛頓開寶藏心非生滅性絕推遷自淨則境慮不生無作乃攀緣自息吾亦昔日轉不退輪今得定慧雙修如拳如手見無念體不逐物生了如來常更何所起今此幻質元是眞常自性如空本來無相旣達此理誰怖誰憂天地不能變其體心歸法界萬象一如遠

離思量智同法性千經萬論只是明心既不立
心即體眞理都無所得告諸學衆無外馳求若
最上乘應當無作珍重師於大藏經內有六處
有疑問於六祖第一問戒定慧如何所用戒何
物定從何處修慧因何處起所見不通流六祖
荅曰定即定其心將戒戒其行性中常慧照自
見自知深第二問本無今有有何物本有今無
無何物誦經不見有無義眞似騎驢更覔驢荅

曰前念惡業本無後念善生今有念念常行善
行後代人天不久汝今正聽吾言吾即本無今
有第三問將生滅却滅將滅滅却生不了生滅
義所見似聾盲荅曰將生滅却滅令人不執性
將滅滅却生令人心離境未却離二邊自除生
滅病第四問先頓而後漸先漸而後頓不悟頓
漸人心裏常迷悶荅曰聽法頓中漸悟法漸中

頓修行頓中漸證果漸中頓頓漸是常因悟中不迷問第五問先定後慧先慧後定定慧後初何生為正荅常生清淨心定中而有慧於境上無心慧中而有定定慧等無先雙修自心正第六問先佛而後法先法而後佛佛法本根源起從何處出荅曰說即先佛而後法聽即先法而後佛若論佛法本根源一切衆生心裏出

江西大寂道一禪師示衆云道不用修但莫汚染何爲汚染但有生死心造作趣向皆是汚染若欲直會其道平常心是道謂平常心無造作無是非無取捨無斷常無凡無聖經云非凡夫行非賢聖行是菩薩行只如今行住坐卧應機接物盡是道道即是法界乃至河沙妙用不出法界若不然者云何言心地法門云何言無盡燈一切法皆是心法一切名皆是心名萬法皆

從心生心爲萬法之根本經云識心達本源故號爲沙門名等義等一切諸法皆等純一無雜若於教門中得隨時自在建立法界盡是法界若立眞如盡是眞如若立理一切法盡是理若立事一切法盡是事舉一千從理事無別盡是妙用更無別理皆由心之迴轉譬如月影有若干眞月無若干諸源水有若干水性無若干森

羅萬象有若干虛空無若干說道理有若干無
礙慧無若干種種成立皆由一心也建立亦得
掃蕩亦得盡是妙用妙用盡是自家非離眞而
有立處即眞立處盡是自家體若不然者更是
何人一切法皆是佛法諸法即解脫解脫者即眞如
諸法不出於如行住坐卧悉是不思議用不待
時節經云在在處處則爲有佛佛是能仁有智

慧善機情能破一切衆生疑網出離有無等縛
凡聖情盡人法俱空轉無等輪超於數量所作
無礙事理雙通如天起雲忽有還無不留礙迹
猶如畫水成文不生不滅是大寂滅在纏名如來
藏出纏名大法身法身無窮體無增減能大能小
能方能圓應物現形如水中月滔滔運用不立
根栽不盡有爲不住無爲有爲是無爲家用無
爲是有爲家依不住於依故云如空無所依心

生滅義心眞如義心眞如者譬如明鏡照像鏡喻於心像喻諸法若心取法即涉外因緣即是生滅義不取諸法即是眞如義聲聞聞見佛性菩薩眼見佛性了達無二名平等性性無有異用則不同在迷爲識在悟爲智順理爲悟順事爲迷迷即迷自家本心悟即悟自家本性一悟永悟不復更迷如日出時不合於冥智慧日出不

與煩惱暗俱了心及境界妄想即不生妄想既不生即是無生法忍本有今有不假修道坐禪不修不坐即是如來清淨禪如今若見此理真正不造諸業隨分過生一衣一納坐起相隨戒行增薰積於淨業但能如是何慮不通久立諸人珍重

澧州藥山惟儼和尚上堂曰祖師只教保護若

貪瞋起來切須防禦莫教振直庚切觸是你欲知枯木石頭却須擔荷實無枝葉可得雖然如此更宜自看不得絕却言語我今爲汝說遮箇語顯無語底佗那箇本來無耳目等貌時有僧問云何有六趣師曰我此要輪雖在其中元來不染問不了身中煩惱時如何師曰煩惱作何相狀我且要你考看更有一般底只向紙背上記持言語多被經論惑我不曾看經論策子汝只

爲迷事走失自家不定所以便有生死心未學得一言半句一經一論便說恁麼菩提涅槃世攝不攝若如是解即是生死若不被此得失繫縛便無生死汝見律師說什麼戽薩者突吉羅最是生死本雖然恁麼窮生死且不可得上至諸佛下至螻蟻盡有此長短好惡大小不同若也不從外來何處有閑漢掘地獄待你你欲識

地獄道只今鑊湯煎煑者是欲識餓鬼道即今多虛少實不令人信者是欲識畜生道見今不識仁義不辯親踈者是豈須披毛戴角斬割倒懸欲識人天即今洗淨威儀持缾挈鉢者是保任免墮諸趣第一不得棄遮箇遮箇不是易得須向高高山頂立深深海底行此處行不易方有少相應如今出頭來盡是多事人覔箇癡鈍

人不可得莫只記冊子中言語以爲自己見知見
佗不解者便生輕慢此輩盡是闡提外道此心直
不中切須審悉恁麼道猶是三界邊事莫在納
衣下空過到遮裏更微細在莫將等閑須知
珍重
越州大殊慧海和尚上堂曰諸人幸自好箇無
事人苦死造作要擔枷落獄作麼每日至夜奔
波道我參禪學道解會佛法如此轉無交涉也

只是逐聲色走有何歇時貧道聞江西和尚道
汝自家寶藏一切具足使用自在不假外求我
從此一時休去自己財寶隨身受用可謂快活
無一法可取無一法可捨不見一法生滅相不
見一法去來相徧十方界無一微塵許不是自
家財寶但自子細觀察自心一體三寶常自現
前無可疑慮莫尋思莫求覓心性本來清淨故

華嚴經云一切法不生一切法不滅若能如是解諸佛常現前又淨名經云觀身實相觀佛亦然若不隨聲色動念不逐相貌生解自然無事去莫久立珍重此日大衆普集久而不散師曰諸人何故在此不去貧道已對面相呈還肯休麼有何事可疑莫錯用心枉費氣力若有疑情一任諸人恣意早問時有僧法淵問曰云何是

佛云何是法云何是僧云何是一體三寶願師垂示師曰心是佛不用將佛求佛心是法不用將法求法佛法無二和合爲僧即是一體三寶經云心佛與衆生是三無差別身口意清淨名爲佛出世三業不清淨名爲佛滅度喻如瞋時無喜喜時無瞋唯是一心實無二體本智法爾無漏現前如蛇化爲龍不改其鱗衆生迴心作佛不改其面性本清淨不待修成有證有修即

同增上慢者真空無滯應用無窮無始無終利
根頓悟用無等等即是阿耨菩提心無形相即
是微妙色身無相即是實相法身性相體空即
是虛空無邊身萬行莊嚴即是功德法身此法
身者乃是萬化之本隨處立名智用無盡名無
盡藏能生萬法名本法藏具一切智是智慧藏
萬法歸如名如來藏經云如來者即諸法如義

又云世間一切生滅法無有一法不歸如也時
有人問云弟子未知律師法師禪師何者最勝
願和尚慈悲指示師曰夫律師者啓毗尼之法
藏傳壽命之遺風洞持犯而達開遮秉威儀而
行軌範牒三番羯磨作四果初因若非宿德白
眉焉敢造次夫法師者踞師子之坐瀉懸河之
辯對稠人廣衆啓鑿玄關開般若妙門等三輪

空施若非龍象蹴蹋安敢當斯夫禪師者撮其
樞要直了心源出沒卷舒縱橫應物咸均事理
頓見如來拔生死深根獲見前三昧若不安禪
靜慮到遮裏揔須茫然隨機授法三學雖殊得
意忘言一乘何異故經云十方佛土中唯有一
乘法無二亦無三除佛方便說但以假名字引
導於衆生曰和尚深達佛旨得無礙辯又問儒道
釋三教同異如何師曰大量者用之即同小機

者執之即異揔從一性上起用機見差别成三迷悟由人不在教之同異講唯識道光坐主問曰禪師用何心修道師曰老僧無心可用無道可修曰既無心可用無道可修云何每日聚衆勸人學禪修道師曰老僧尚無卓錐之地什麼處聚衆來老僧無舌何曾勸人來曰禪師對面妄語師曰老僧尚無舌勸人焉解妄語曰某甲却

不會禪師語論也師曰老僧自亦不會講華嚴
志坐主問禪師何故不許青青翠竹盡是法
身鬱鬱黃華無非般若師曰法身無象應翠竹
以成形般若無知對黃華而顯相非彼黃華翠
竹而有般若法身故經云佛眞法身猶若虛空
應物現形如水中月黃華若是般若般若即同
無情翠竹若是法身翠竹還能應用坐主會麼

曰不了此意師曰若見性人道是亦得道不是
亦得隨用而說不滯是非若不見性人說翠竹著
翠竹說黃華著黃華說法身滯法身說般若不識
般若所以皆成爭論志禮謝而去人問將心修行
幾時得解脫師曰將心修行喻如滑泥洗垢般
若玄妙本自無生大用現前不論時節曰凡夫
亦得如此否師曰見性者即非凡夫頓悟上乘
超凡越聖迷人論凡論聖悟人超越生死涅槃

迷人說事說理悟人大用無方迷人求得求證悟人無得無求迷人期遠劫悟人頓見維摩坐主問經云彼外道六師等是汝之師因其出家彼師所墮汝亦隨墮其施汝者不名福田供養汝者墮三惡道謗於佛毀於法不入衆數終不得滅度汝若如是乃可取食今請禪師明爲解說師曰迷徇六根者號之爲六師心外求佛名

爲外道有物可施不名福田生心受供墮三惡
道汝若能謗於佛者是不著佛求毀於法者是
不著法求不入衆數者是不著僧求終不得滅
度者智用現前若有如是解者便得法喜禪悅
之食人問言之與語爲同爲異師曰夫一字曰
言成句名語且如靈辯滔滔譬大川之流水峻
機疊疊如圓器之傾珠所以郭象號懸河春鸚

稱義海此是語也言者一字表心也內著玄微外現妙相萬機撓而不亂清濁渾而常分齊王到此猶慙大夫之辭文殊到此尚歎淨名之說如今常人云何能解源律師問禪師常譚即心是佛無有是處且一地菩薩分身百佛世界二地增于十倍禪師試現神通看師曰闍梨自己是凡是聖曰是凡師曰既是凡僧能問如是境界經云仁者心有高下不依佛慧此之是也又

問禪師每云若悟道現前身便解脫無有是處
師曰有人一生作善忽然偷物入手即身是賊
否曰故知是也師曰如今了了見性云何不得
解脫曰如今必不可須經三大阿僧祇劫始得
師曰阿僧祇劫還有數否源抗聲曰將賊比解
脫道理得通否師曰闍梨自不解道不可障一
切人解自眼不開瞋一切人見物源作色而去

云雖老渾無道師曰即行去者是汝道講止觀
慧坐主問禪師辯得魔否師曰起心是天魔不
起心是陰魔或起不起是煩惱魔我正法中無
如是事曰一心三觀義又如何師曰過去心已
過去未來心未至現在心無住於其中間更用
何心起觀曰禪師不解止觀師曰坐主解否曰
解師曰如智者大師說止破止說觀破觀住止

没生死任觀心神亂且爲當將心止心爲復起
心觀觀若有心觀是常見法若無心觀是斷見
法亦有亦無成二見法請坐主子細說看曰若
如是問俱說不得也師曰何曾止觀人問般若
大否師曰大曰幾許大師曰無邊際曰般若小
否師曰小曰幾許小師曰看不見曰何處是師
曰何處不是維摩坐主問經云諸菩薩各入不
二法門維摩默然是究竟否師曰未是究竟聖

意若盡第三卷更說何事坐主良久曰請禪師爲說未究竟之意師曰如經第一卷是引衆呵十大第子住心第二諸菩薩各說入不二法門以言顯於無言文殊以無言顯於無言維摩不以言不以無言故默然收前言語故第三卷從默然起說又顯神通作用坐主會麼曰奇怪如是師曰亦未如是曰何故未是師曰且破人執

情作如此說若據經意只說色心空寂令見本
性教捨僞行入眞行莫向言語紙墨上討意度
但會淨名兩字便得淨者本體也名者迹用也
從本體起迹用從迹用歸本體體用不二本迹
非殊所以古人道本迹雖殊不思議一也一亦
非一若識淨名兩字假號更說什麼究竟與不
究竟無前無後非本非末非淨非名只示衆生

本性不思議解脫若不見性人終身不見此理
僧問萬法盡空識性亦爾譬如水泡一散更無
再合身死更不再生即是空無何處更有識性
師曰泡因水有泡散可即無水身因性起身死
豈言性滅曰既言有性將出來看師曰汝信有
明朝否曰信師曰試將明朝來看曰明朝實是
有如今不可得師曰明朝不可得不是無明朝
汝自不見性不可是無性今見著衣喫飯行住

坐卧對面不識可謂愚迷汝欲見明朝與今日不異將性覓性萬劫終不見亦如盲人不見日不是無日人問律師何故不信禪師曰理幽難顯名相易持不見性者所以不信若見性者號之爲佛識佛之人方能信入佛不遠人而人遠佛佛是心作迷人向文字中求悟人向心而覺迷人修因待果悟人了心無相迷人執物守我

爲己悟人般若應用見前愚人執空執有生滯智人見性了相靈通乾慧辯者口疲大智體了心泰菩薩觸物斯照聲聞怕境昧心悟者日用無生迷人見前隔佛人問一心修道過去業障得消滅否師曰不見性人未得消滅若見性人如日照霜雪又見性人猶如積草等須彌只用一星之火業障如草智慧似火曰云何得知業

障盡師曰見前心通前後生事猶如對見前佛後佛萬法同時經云一念知一切法是道場成就一切智故人問有人乘船船底刺殺螺蜆爲是人受罪爲復船當辜師曰人船兩無心罪正在汝譬如狂風折樹損命無作者無受者世界之中無非衆生受苦處僧問何者是佛師曰離心之外即無有佛曰何者是法身師曰心是法身謂能生萬法故號法界之身起信論云所

言法者謂衆生心即依此心顯示摩訶衍義又
問何名有大經卷内在一微塵師曰智慧是經
卷經云有大經卷量等三千大千界内在一微
塵中一塵者是一念心塵也故云一念塵中演
出河沙偈時人自不識又問何名大義城何名
大義王師曰身為大義城心為大義王經云多
聞者善於義不善於言說言說生滅義不生滅

義無形相在言說之外心爲大經卷心爲大義
王若不了了識心者不名善義只是學語人也
又問般若經云度九類衆生皆入無餘涅槃又
云實無衆生得滅度者此兩段經文如何通會
前後人說皆云實度衆生而不取衆生相常疑
未決請師爲說師曰九類衆生一身具足隨造
隨成是故無明爲卵生煩惱包裹爲胎生愛水

浸潤為濕生㷀起煩惱為化生悟即是佛迷號
衆生菩薩只以念念心為衆生若了念念心體
空名為度衆生也智者於自本際上度於未形
未形既空即知實無衆生得滅度者僧問言語
是心否師曰言語是緣不是心曰離緣何者是
心師曰離言語無心曰離言語既無心若為是
心師曰心無形相非離言語非不離言語心常
湛然應用自在祖師云若了心非心始解心心

法僧問如何是定慧等學師曰定是體慧是用從定起慧從慧歸定如水與波一體更無前後名定慧等學夫出家兒莫尋言逐語行住坐卧並是汝性用什麼處與道不相應且自一時休歇去若不隨外境風心性水常自湛湛無事珍重

汾州大達無業國師上堂有僧問曰十二分教

流于此土得道果者非止一二云何祖師東化
別唱玄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豈得世尊說法
有所未盡只如上代諸德高僧並學貫九流洞
明三藏生肇融叡盡是神異間生豈得不知佛
法遠近某甲庸昧願師指示師曰諸佛不曾出
世亦無一法與人但隨病施方遂有十二分教
如將蜜果換苦葫蘆淘汝諸人業根都無實事

神通變化及百千三昧門化彼天魔外道福智
二嚴爲破執有滯空之見若不會道及祖師來
意論什麼生肇融叡如今天下解禪解道恒河沙
數說佛說心有百千萬億纖塵不去未免輪迴
思念不亡盡須沈墜如斯之類尚不能自識業
果妄言自利利佗自謂上流並佗先德但言觸
目無非佛事舉足皆是道場原其所習不如一
箇五戒十善凡夫觀其發言嫌佗二乘十地菩

薩且醍醐上味爲世珍竒遇斯等人翻成毒藥
南山尚自不許呼爲大乗學語之流爭鋒脣舌
之間鼓論不形之事並佗先德誠實苦哉只如
野逸高士尚解枕石漱流弃其利禄亦有安國
理民之謀徵而不赴况我禪宗途路且别看佗
古德道人得意之後茅茨石室向折脚鐺子裏
煑飯喫過三十二十年名利不干懐財寶不爲

念大忘人世隱跡巖叢君王命而不來諸侯請而不赴豈同我輩貪名愛利汨沒世途如短販人有少希求而忘大果十地諸賢豈不通佛理可不如一箇博地凡夫實無此理佗說法如雲如雨猶被佛呵云見性如隔羅縠只為情存聖量見在果因未能逾越聖情過諸影跡先賢古德碩學高人博達古今洞明教綱蓋為識學詮

文水乳難辯不明自理念靜求眞嗟乎得人身
者如爪甲上土失人身者如大地土良可傷哉
設有悟理之者有一知一解不知是悟中之則
入理之門便謂永出世利巡山傍澗輕忽上流
致使心漏不盡理地不明空到老死無成虛延
歲月且聰明不能敵業乾慧未免苦輪假使才
並馬鳴解齊龍樹只是一生兩生不失人身根
思宿淨聞之即解如彼生公何足爲羡與道全

遠共兄弟論實不論虛只遮口食身衣盡是欺
賢罔聖求得將來佗心慧眼觀之如喫膿血一
般惣須償佗始得阿郍箇有道果自然招得佗
信施來不受者學般若菩薩不得自謾如氷凌
上行似劒刃上走臨終之時一毫凡聖情量不
盡纖塵思念未忘隨念受生輕重五陰向驢胎
馬腹裏託質泥犂鑊湯裏煮煠一遍了從前記

持憶想見解智慧都盧一時失却依前再爲螻
蟻從頭又作蚊虻雖是善因而遭惡果且圖什
麼兄弟只爲貪欲成性二十五有向脚跟下繫著
無成辦之期祖師觀此土衆生有大乗根性唯
傳心印指示迷情得之者即不揀凡之與聖愚
之與智且多虛不如少實大丈夫兒如今直下便
休歇去頓息萬緣越生死流迥出常格靈光獨

照物累不拘巍巍堂堂三界獨步何必身長丈六紫磨金輝項佩圓光廣長舌相若以色見我是行邪道設有眷屬莊嚴不求自得山河大地不礙眼光得大揔持一聞千悟都不希求一餐之直汝等諸人儻不如是祖師來至此土非常有損有益有益者百千人中撈漉一箇半箇堪為法器有損者如前巳明從佗依三乘教法修行不妨却得四果三賢有進修之分所以先德云

了即業障本來空未了還須償宿債

鎭府臨濟義玄和尚示衆曰今時學人且要明
取自已眞正見解若得自已見解即不被生死
染去住自由不要求佗殊勝自備如今道流且
要不滯於惑要用便用如今不得病在何處病
在不自信處自信不及即便忙忙徇一切境脫
大德若能歇得念念馳求心便與祖師不別汝

欲識祖師麼即汝目前聽法底是學人信不及
便向外馳求得者只是文字學與佗祖師大遠
在莫錯四大身不解說法聽法虛空不解說法
聽法是汝目前歷歷孤明勿形段者解說法聽
法所以山僧向汝道五蘊身田內有無位眞人
堂堂顯露無絲髮許閒隔何不識取心法無形
通貫十方在眼曰見在耳曰聞在手曰執捉在

足曰運奔心若不在隨處解脫大約話破自看
遠近時光可惜各自努力珍重
玄沙宗一師備大師上堂曰太虛日輪是一切
人成立太虛見在諸人作麼生滿目覷不見滿
耳聽不聞此兩處不省得便是瞌睡漢若明徹
得坐却凡聖坐却三界夢幻身心無一物如針
鋒許爲緣爲對直饒諸佛出來作無限神通變
現設如許多教網未曾措著一分毫唯助初學

誠信之門還會麼水鳥樹林却解提綱佗甚端的自是少人聽非是小事天魔外道是孤恩負義天人六趣是自欺自誑如今涉門不薦此事翻成弄影漢生死海裏浮沉幾時休息去自家幸有此廣大門風不能紹繼得更向五蘊身田裏作主宰還夢見麼如許多田地教誰作主宰大地載不起虛空包不盡豈是小事若要徹即

今遮裏便明徹去不教仁者取一法如微塵大不教仁者捨一法如毫髮許還會麼僧問學人創入叢林乞師提接師以杖指之僧曰學人不會師曰我恁麼爲汝却成抑屈於人如今若的自肯當人分上不論初學入叢林可謂共諸人久踐與過去諸佛無所乏少如大海水一切魚龍初生至老吞吐受用悉皆平等所以道初發心

者與古佛齊肩奈何汝無始積劫動諸妄情結成煩惱如重病人心狂熱悶顛倒亂見都無實事如今所覩一切境界皆亦如是對汝諸根盡成顛倒古人以無窮妙藥醫療對治直至十地未得惺惺將知大不容易古人思惟如喪考妣如今兄弟見似等閑何處別有人為汝了得可惜時光虛度何妨密密地自究子細觀尋至無著力處自息諸緣去縱未發萌種子猶在若總

取我傍家打鼓弄粥飯氣力將此造次排遣生死賺汝一生有何所益應須如實知取好無事珍重

漳州羅漢桂琛和尚上堂曰諸上坐不用低頭思量量思量不及便道不要揀擇委得下口處麼汝向什麼處下口試道看還有一法近得汝麼還有一法遠得汝麼同得汝異得汝麼既然如

是爲什麼却特地艱難去蓋爲不丈夫男子儱
儱偰偰無些子威光慼慼地遮護箇意根恐怕
人問著我常道汝若有達悟處但去却人我披
露將來與汝驗過直下作麼不肯莫把牛迹裏
水以爲大海佛法遍周沙界莫錯向肉團心上
妄立知見以爲疆界此見聞覺知識想情緣然
非不是若向遮裏點頭道我眞實即不得只如

古人道此事唯我能知是何境界還識得麼莫
是汝見我我見汝便是麼莫錯會師又曰諸人
自生顛倒以常爲斷悟假迷眞妄外馳求彊捏
異見終日共人商量便有佛法不與人商量便
是世間閑人話到遮裏纔舉著佛法便道擬心
即差動念即乖尋常諸處元無口如今口似紡
車摠便不差去佛法事不是隔日瘧皆由汝狂
識凡情作差與不差解忽然見我拈箇搥子搥背

便作意度顧覽不然見我把箇箒子掃東掃西便各照管是汝尋常打柴何不顧覽招呼便悟去上坐佛法莫向意根下測度汝成自賺我不敢籠罩後學各自究去珍重

大法眼文益禪師上堂曰諸上坐爲復只要弄脣觜爲復別有所圖恐伊執著且執著什麼爲復執著理執著事執著色執著空若是理理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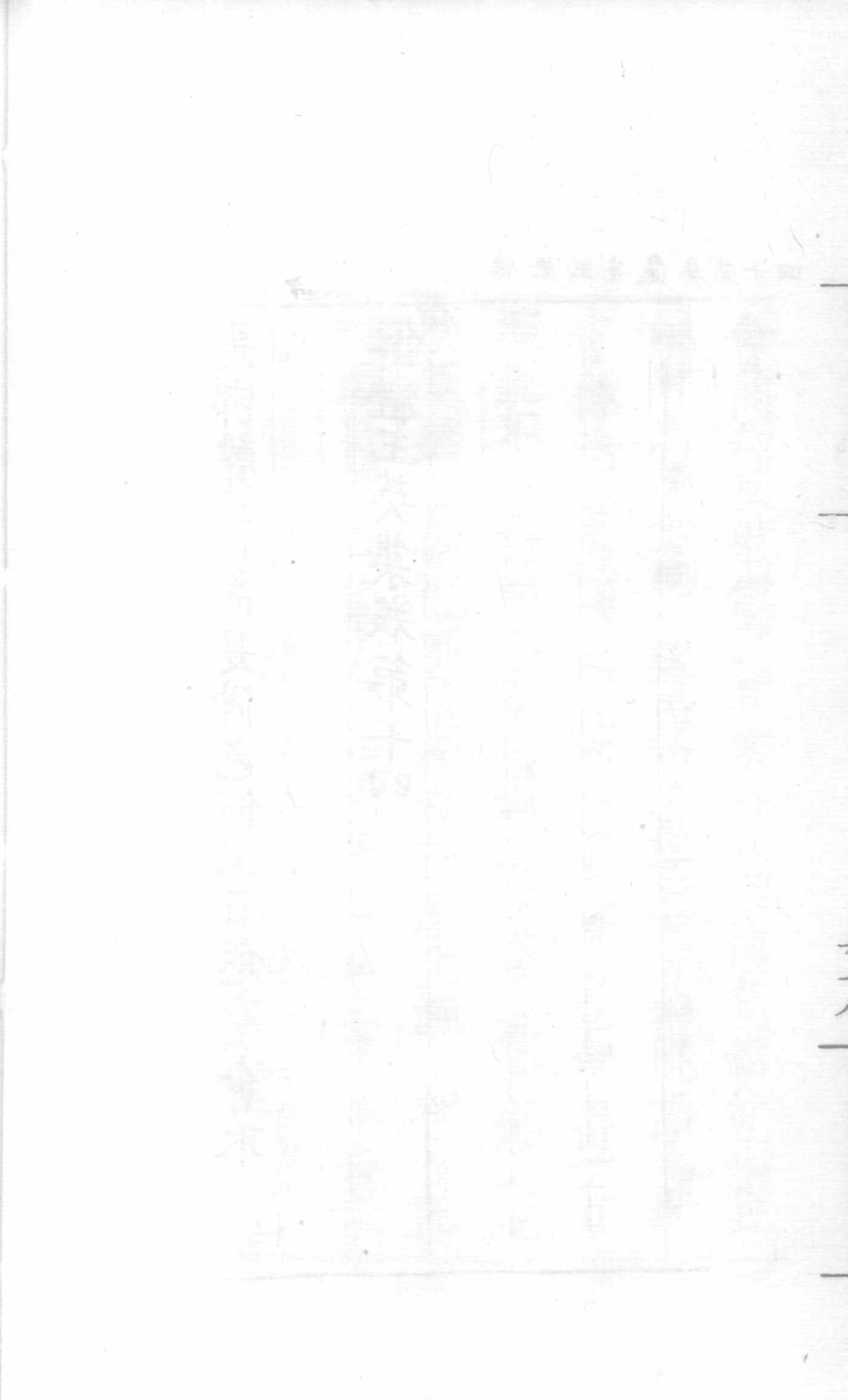
作麼生執若是事事且作麼生執著色著空亦然山僧所以尋常向諸上坐道十方諸佛十方善知識時常垂手諸上坐時常接手十方諸佛垂手時有也什麼處是諸上坐時常接手處還有會處會取好若未會得莫道揔是都來圓取諸上坐傍家行脚也須審諦著些精彩莫只藉少智慧過却時光山僧在衆見此多矣古聖所見諸境唯

見自心祖師道不是風動幡動仁者心動但且恁麼會好別無親於親處也僧問如何是不生不滅底心師曰那箇是生滅底心僧曰爭奈學人不見師曰汝若不見不生不滅底也不是問承教云佛以一音演說法衆生隨類各得解學人如何解師曰汝甚解師又曰此問已是不會古人語也因什麼却向伊道汝甚解何處是伊解處莫是於伊分中便點與伊麼莫是爲伊不

會問却反射伊麼且素非此理愼莫錯會除此
兩會别又如何商量諸上坐若會得此語也即
會得諸聖揔持門且作麼生會若也會得一音
演説不會隨類各解恁麼道莫是有過無過説
麼莫錯會好旣不恁麼會作麼生説一音演説
隨類得解有箇去處始得每日空上來下去又
不當得人事且究道眼始得佗古人道一切聲

是佛聲一切色是佛色何不且恁麼會取

傳燈玉英集卷第十四



傳燈玉英集卷第十五

涅 [illegible]

妄 [illegible]

不知身本[illegible]（以上缺一紙半）
若欲存一捨一永真[illegible]更若[illegible]
生死海裏沉浮煩惱因心有故無心煩惱何居
不勞分別取相自然得道須臾夢時夢中造作
覺時覺境都無飜思覺時與夢顛倒二見不[illegible]
改迷取覺求利何異販賣商徒動靜兩亡常[illegible]
自然契合眞如若言衆生異佛迢迢與佛常疎

佛與衆生不二自然究竟無餘
法性本來常寂蕩蕩無有邊畔安心取捨之[illegible]
被佗二境迴換斂容入定坐禪攝境安心覺[illegible]
機關木人修道何時得達彼岸諸法本空[illegible]
境似浮雲會散忽悟本性元空恰似熱病[illegible]
無智人前莫說打你色身星散
報你衆生直道非有即是非非無非有
何須對有論虛有無妄心[illegible]

（原殘）

兩名由爾情作無情即本眞如若欲存情覓佛
將網山上羅魚徒費功夫無益幾許枉用功夫
不解即心即佛眞似騎驢覓驢一切不憎不愛
遮箇煩惱須除除之則須除身除身無佛無因
無佛無因可得自然無法無人
大道不由行得說行權爲凡愚得理返觀於行
始知枉用功夫未悟圓通大理要須言行相扶
不得執佗知解迴光返本全無有誰解會此說

教君向己推求自見昔時罪過除却五欲瘡疣
解脫逍遙自在隨方賤賣風流誰是發心買者
亦得似我無憂
內見外見總惡佛道魔道俱錯被此二大波旬
便即猒苦求樂生死悟本體空佛魔何處安著
只由妄情分別前身後身孤薄輪迴六道不停
結業不能除却所以流浪生死皆由橫生經略

身本虛無不實返本是誰斟酌有無我自能為
不勞妄心卜度衆生身同太虛煩惱何處安著
但無一切希求煩惱自然消落
可笑衆生蠢蠢各執一般異見但欲傍鏊求餅
不解返本觀麵麵是正邪之本由人造作百變
所須任意縱橫不假偏耽愛戀無著即是解脫
有求又遭羅罥慈心一切平等眞如菩提自現

若懷彼我二心對面不見佛面
世間幾許癡人將道復欲求道廣尋諸義紛紜
自救己身不了專尋他文亂說自稱至理妙好
徒勞一生虛過永劫沈淪生老濁愛纏心不捨
清淨智心自惱眞如法界叢林返作荆棘荒草
但執黃葉爲金不悟棄金求寶所以失念狂走
彊力裝持相好口内誦經誦論心裏尋常枯槁
一朝覺本心空具足眞如不少

聲聞心心斷惑能斷之心是賊賊賊遞相除遣
何時了本語默口内誦經千卷體上問經不識
不解佛法圓通徒勞尋行數黒頭陀阿練苦行
希望後身功德希望即是隔聖大道何由可得
譬如夢裏度河船師度過河北忽覺牀上安眠
失却度船軌則船師及彼度人兩箇本不相識
衆生迷倒羈絆往來三界疲極覺悟生死如夢

一切求心自息悟解即是菩提了本無有階梯
堪歎凡夫傴僂八十不能跋蹄徒勞一生虛過
不覺日月遷移向上看佗師口恰似失妳孩兒
道俗崢嶸聚集終日聽佗死語不觀己身無常
心行貪如狼虎堪嗟二乘狹劣要須摧伏六府
不食酒肉五辛邪眼看佗飲咀更有邪行猖狂
修氣不食鹽醋若悟上乘至真不假分別男女

十二時頌　寶誌和尚

平旦寅狂機內有道人身窮苦已經無量劫不信常擎如意珍若捉物入迷津但有纖毫即是塵不住舊時無相貌外求知識也非眞

日出卯用處不須生善巧縱使神光照有無起意便遭魔事撓若施功終不了日夜被佗人我拗不用安排只麼從何曾心地生煩惱

食時辰無明本是釋迦身坐卧不知元是道只

麼忙忙受苦辛認聲色覓疎親只是佗家染汙
人若擬將心求佛道問取虛空始出塵
禺中巳未了之人教不至假使通達祖師言莫
向心頭安了義只守玄没文字認著依前還不
是暫時自肯不追尋曠劫不遭魔境使
日南午四大身中無價寶陽燄空華不肯拋作
意修行轉辛苦不曾迷莫求悟任你朝陽幾迴

暮有相身中無相身無明路上無生路
日昳未心地何曾安了義佗家文字没親踈莫
起功夫求的意任縱橫絶忌諱長在人間不居
止運用不離聲色中歷刼何曾暫抛棄
晡時申學道先須不猒貧有相本來權積聚無
形何用要安眞作淨潔却勞神莫認愚癡作近
鄰言下不求無處所暫時喚作出家人

日入酉虛幻聲音終不久禪悅珍羞尚不餐誰
能更飲無明酒沒可抛無物守蕩蕩逍遙不曾
有縱你多聞達古今也是癡狂外邊走
黃昏戌狂子興功投暗室假使心通無量時歷
劫何曾異今日擬商量却啾唧轉使心頭黑如
漆晝夜舒光照有無癡人喚作波羅蜜
人定亥勇猛精進成懈怠不起纖毫修學心無
相光中常自在超釋迦越祖代心有微塵還窒

闃廓然無事頓清閑佗家自有通人愛
夜半子心住無生即生死生死何曾屬有無用
時便用没文字祖師言外邊事識取起時還不
是作意搜求實没蹤生死魔來任相試
雞鳴丑一顆圓珠明已久内外推尋覓揔無境
上施爲渾大有不見頭又無手世界壞時終不
朽未了之人聽一言只遮如今誰動口

十四科頌　菩提煩惱不二　誌公和尚

衆生不解修道便欲斷除煩惱煩惱本來空寂
將道更欲覓道一念之心即是何須別處尋討
大道曉在目前迷倒愚人不了佛性天真自然
亦無因緣修造不識三毒虛假妄執浮沈生老
昔時迷日爲晚今日始覺非早

持犯不二

丈夫運用無礙不爲戒律所制持犯本自無生
愚人被佗禁繫智者造作皆空聲聞觸途爲滯
大士肉眼圓通二乘天眼有瞖空中妄執有無
不達色心無礙菩薩與俗同居淸淨曾無染世
愚人貪著涅槃智者生死實際法性空無言說
緣起略無人子百歲無智小兒小兒有智百歲

佛與衆生不二

衆生與佛無殊大智不異於愚何須向外求寶

身田自有明珠　正道邪道不二了知凡聖同途
迷悟本無差別涅槃生死一如究竟攀緣空寂
惟求意想清虛無有一法可得翛然自入無餘

事理不二

心王自在翛然法性本無十纏一切無非佛事
何須攝念坐禪妄想本來空寂不用斷除攀緣
智者無心可得自然無爭無喧不識無爲大道

何時得證幽玄佛與衆生一種衆生即是世尊
凡夫妄生分別無中執有迷奔了達貪瞋空寂
何處不是眞門

靜亂不二

聲聞猒喧求靜猶如棄麵求餅餅即從來是麵
造作隨人百變煩惱即是菩提無心即是無境
生死不異涅槃貪瞋如燄如影智者無心求佛

愚人執邪執正徒勞空過一生不見如來妙頂
了達婬慾性空鑊湯鑪炭自冷

善惡不二

我自身心快樂脩然無善無惡法身自在無方
觸目無非正覺六塵本來空寂凡夫妄生執著
涅槃生死太平四海阿誰厚薄無為大道自然
不用將心畫度菩薩散誕靈通所作常含妙覺
聲聞執法坐禪如蠶吐絲自縛法性本來圓明

病愈何須執藥了知諸法平等脩然清虛快樂
色空不二
法性本無青黃衆生謾造文章吾我說佗止觀
自意擾擾顛狂不識圓通妙理何時得會眞常
自疾不能治療却教佗人藥方外看將爲是善
心內猶若犲狼愚人畏其地獄智者不異天堂
對境心常不起舉足皆是道場佛與衆生不二

衆生自作分張若欲除却三毒迢迢不離災殃
智者知心是佛愚人樂往西方

生死不二

世間諸法如幻生死猶若雷電法身自在圓通
出入山河無間顛倒妄想本空般若無迷無亂
三毒本自解脫何須攝念禪觀只爲愚人不了
從佗戒律決斷不識寂滅眞如何時得登彼岸

智者無惡可斷運用隨心合散法性本來空寂
不為生死所絆若欲斷除煩惱此是無明癡漢
煩惱即是菩提何用別求禪觀實際無佛無魔
心體無形無斷

斷除不二

丈夫運用堂堂逍遙自在無妨一切不能為害
堅固猶若金剛不著二邊中道脩然非斷非常
五欲貪瞋是佛地獄不異天堂愚人妄生分別

流浪生死猖狂智者達色無礙聲聞無不恛惶
法性本無瑕翳衆生妄執青黃如來引接迷愚
或說地獄天堂彌勒身中自有何須別處思量
棄却眞如佛像此人即是顛狂聲聞心中不了
唯只趁逐言章言章本非眞道轉加鬬爭剛彊
心裏蚖蛇蝮蝎螫著便即遭傷不解文中取義
何時得會眞常死入無間地獄神識枉受災殃

眞俗不二

法師說法極好心中不離煩惱口談文字化佗

轉更增佗生老眞妄本來不二凡夫棄妄覓道

四衆雲集聽講高坐論義浩浩南坐北坐相爭

四衆爲言爲好雖然口談甘露心裏尋常枯燥

自已元無一錢日夜數佗珍寶恰似無智愚人

棄却眞金擔草心中三毒不捨未審何時得道

解縛不二

律師持律自縛自縛亦能縛佗外作威儀恬靜
心內恰似洪波不駕生死船筏如何度得愛河
不解眞宗正理邪見言辭繁多有二比丘犯律
便却往問優波優波依律說罪轉增比丘網羅
方丈室中居士維摩便即來呵優波默然無對
淨名說法無過而彼戒性如空不在內外娑婆
勸除生滅不肯忽悟還同釋迦

境照不二

禪師體離無明煩惱從何處生地獄天堂一相
涅槃生死空名亦無貪瞋可斷亦無佛道可成
衆生與佛平等自然聖智惺惺不爲六塵所染
句句獨契無生正覺一念玄解三世坦然皆平
非法非律自制脩然眞入圓成絶此四句百非
如空無作無依

運用無礙不二

我今滔滔自在不羨公王卿宰四時猶若金剛
昔樂心常不改法寶喻於須彌智慧廣於江海
不為八風所牽亦無精進懈怠任性浮沈若顛
散誕蹤橫自在遮莫刀劍臨頭我自安然不采

迷悟不二

迷時以空為色悟即以色為空迷悟本無差別

色空究竟還同愚人喚南作北智者達無西東
欲覓如來妙理常在一念之中陽燄本非其水
渴鹿狂趂忩忩自身虛假不實將空更欲覓空
世人迷倒至甚如犬吠雷吅吅

頌　　歸宗至眞禪師智常

歸宗事理絕日輪正當午自在如師子不與物
依怙獨步四山頂優游三大路欠去飛禽墜嚬
呻衆邪怖機竪箭易及影沒手難覆施張若工

伎裁剪如尺度巧鏤萬般名歸宗還似土語默
音聲絕言妙情難措棄箇眼還聾取箇耳還聾
一鏃破三關分明箭後路可憐大丈夫先天爲
心祖

頌　授指　香嚴襲燈大師智閑

古人骨多靈異賢子孫密安置此一門成孝義
人未達莫差池須志固遣狐疑得安靜不傾危

向即遠求即離取即急失即遲無計校忘覺知
濁流識今古僞一刹那通變異差峩山石火氣
内裏發焚巔巢無遮欄燒海底法網踈靈燄細
六月卧去衣被蓋不得無假僞達道人唱祖意
我師宗古來諱唯此人善安置足法財具慙愧
不虛施用處諦有人問少呵氣更審來說米貴

最後語

有一語全規矩休思惟不自許路逢達道人揚
眉省來處蹋不著多疑慮却思看帶伴侶一生
叅學事無成殷勤抱得栴檀樹

答鄭郎中

語裏埋筋骨音聲染道容即時纔妙會拍手趂
乖龍

譚道

的的無兼帶獨運何依賴路逢達道人莫將語

默對

頌　無心合道　洞山和尚良价

道無心合人人無心合道欲識箇中意一老一
不老

頌　龍牙和尚居遁

龍牙山裏龍形非世間色世上畫龍人巧巧描
不得唯有識龍人一見便心息

唯念門前樹能容鳥泊飛來者無心喚騰身不
慕歸若人心似樹與道不相違
一得無心便道情六門休歇不勞形有緣不是
余朋友無用雙眉却弟兄
悟了還同未悟人無心勝負自安神從前古德
稱貧道向此門中有幾人
學道無端學畫龍元來未得筆頭蹤一朝體得

眞龍後方覺從前枉用功
成佛人希念佛多念來歲久却成魔君今欲得
自成佛無念之人不較多
在夢那知夢是虛覺來方覺夢中無迷時恰是
夢中事悟後還同睡起夫
學道蒙師指却閑無中有路隱人間饒君講得
千經論一句臨機下口難
菩薩聲聞未盡空人天來往訪眞宗爭如佛是

無疑士端坐無心只麼通
此生不息息何時息在今生共要知心息只緣
無妄想妄除心息是休時
迷人未了勸盲聾土上加泥更一重悟人有意
同迷意只在迷中迷不逢
夫人學道莫貪求萬事無心道合頭無心始體
無心道體得無心道亦休

眉間毫相餤光身事見爭如理見親事有只因
於理有理權方便化天人一朝大悟俱消却方
得名爲無事人
人情濃厚道情微道用人情世豈知空有人情
無道用人情能得幾多時
尋牛須訪迹學道訪無心迹在牛還在無心道
易尋

明道頌　漳州羅漢桂琛和尚

至道淵曠勿以言宣言宣非指孰云有是觸處皆渠豈喻眞虛眞虛設辯如鏡中現有無雖彰在處無傷無傷無在何拘何闕不假功成將何法爾法爾不爾俱爲脣齒若以斯陳埋沒宗旨宗非意陳無以見聞見聞不脫如水中月於此不明翻爲剩法一法有形翳汝眼睛眼睛不明世界峥嶸我宗奇特當陽顯赫佛及衆生皆承

恩力不在低頭思量難得撈破面門覆蓋乾坤
快須薦取脫却根塵其如不曉謾說而今

頌　三界唯心　大法眼禪師文益

三界唯心萬法唯識唯識唯心眼聲耳色色不
到耳聲何觸眼眼色耳聲萬法成辦萬法匪緣
豈觀如幻大地山河誰堅誰變

牛頭菴

國城南祖師庵庵舊址依雲嵐獸馴淑人相叅忽有心終不堪

乾闥婆城

乾闥婆城法法皆爾法爾不爾名相眞軌日暖月涼海深山起乾闥婆城是非亡矣

因僧看經

今人看古教不免心中鬧欲免心中鬧但知看

古教

問僧云會麼對不會

會與不會與汝面對若也面對眞箇不會

庭栢盆蓮

一朶菡萏蓮兩株青瘦栢長向僧家庭何勞問

高格

八漸偈并序　白居易

唐貞元十九年秋八月有大師曰凝公遷化于

東都聖善寺鉢塔院越明年春二月有東來客白居易作八漸偈偈六句句四言賛之初居易甞求心要於師師賜我言焉曰觀曰覺曰定曰慧曰明曰通曰濟曰捨繇是入於耳貫於心嗚呼今師之報身則化師之八言不化至哉八言實無生忍觀之漸門也故自觀至捨次而賛之廣一言爲一偈謂之八漸偈蓋欲以發揮師之

心教且明居易不敢失墜也旣而升于堂禮于
牀跪而唱泣而去偈曰

觀

以心中眼觀心外相從何而有從何而喪觀之
又觀則辯眞妄

覺

惟眞常在爲妄所蒙眞妄苟辯覺生其中不離

妄有而得眞空

定

眞若不滅妄即不起六根之源湛如止水是爲禪定乃脫生死

慧

專之以定定猶有繫濟之以慧慧則無滯如珠在盤盤定珠慧

明

定慧相合合而後明照彼萬物物無遁形如大
圓鏡有應無情
通
慧至乃明明則不昧明至乃通通則無礙無礙
者何變化自在
濟
通力不常應念而變變相非有隨求而見是大

慈悲以一濟萬
捨
衆苦旣濟大悲亦捨苦旣非眞悲亦是假是故
衆生實無度者

詩　心印　同安禪師　八首

問君心印作何顏心印誰人敢授傳歷劫坦然
無異色呼爲心印早虛言須知本自靈空性將

學問亦曾討
入海筭沙徒自困
數他珍寶有何益從來蹭蹬
枉作風塵客種性邪錯知解不達
頓制二乘精進勿道心外道聰明無智
慧亦愚癡亦小騃空拳指上生實解執指爲月
(以上缺十八紙半)

枉施功根境法中虛揑恠不見一法即如來方
得名爲觀自在了即業障本來空未了還須償
宿債饑逢王膳不能餐病遇醫王爭得差在欲
行禪知見力火中生蓮終不壞勇施犯重悟無
生早時成佛于今在師子吼無畏說深嗟懵懂
頑皮靼音折只知犯重障菩提不見如來開祕訣
有二比丘犯淫殺波離螢光增罪結維摩大士
頓除疑還同赫日銷霜雪不思議解脫力此即

成吾善知識四事供養敢辭勞萬兩黃金亦銷
得粉骨碎身未足酬一句了然超百億法中王
最高勝河沙如來同共證我今解此如意珠信
受之者皆相應了了見無一物亦無人亦無佛
大千沙界海中漚一切聖賢如電拂假使鐵輪
頂上旋定慧圓明終不失日可冷月可熱衆魔
不能壞真說象駕崢嶸謾進途誰見螗蜋能拒

轍大象不遊於兔徑大悟不拘於小節莫將管見謗蒼蒼未了吾今爲君決

了元歌　騰騰和尚

修道道無可修問法法無可問迷人不了色空悟者本無逆順八萬四千法門至理不離方寸識取自家城郭莫謾尋佗鄉郡不用廣學多聞不要辯才聰俊不知月之大小不管歲之餘閏

煩惱即是菩提淨華生於泥糞人來問我若爲
不能共伊談論寅朝用粥充饑齋時更餐一頓
今日任運騰騰明日騰騰任運心中了了摠知
且作佯癡縛鈍

草庵歌　石頭和尚

吾結草庵無寶貝飯了從容圖睡快成時初見
茅草新破後還將茅草蓋住庵人鎮常在不屬
中間與內外世人住處我不住世人愛處我不

愛庵雖小舍法界方丈老人相體解上乘菩薩
信無疑中下聞之必生怪問此庵壞不壞壞與
不壞主元在不居南北與東西基上堅牢以為
最青松下明窻內玉殿朱樓未為對納帔幪頭
萬事休此時山僧都不會住此庵休作解誰誇
鋪席圖人買迴光返照便歸來廓達靈根非向
背遇祖師親訓誨結草為庵莫生退百年拋却

任縱橫擺手便行且無罪千種言萬般解只要
教君長不昧欲識庵中不死人豈離而今遮皮袋

一鉢歌

過剌剌閙聒聒惣是悠悠造抹撻如餓喫鹽加
得渴枉却一生頭杌杌究竟不能知始末拋却
死屍何處脫勸君努力求解脫閙事到頭須結
撮火落身上當須撥莫待臨時叫菩薩丈夫語

話須豁豁莫學癡人受摩捋趂時結裹學擺撥
也學柔和也麤獷也剃頭也披褐也學凡夫作
生活直語向君君未達更作長歌歌一鉢
歌多中一一中多莫笑野人歌一鉢曾將一鉢
度娑婆青天寥寥月初上此時影空含萬象幾
處浮生自是非一源清淨無來往更莫將心造
水泡百毛流血是誰教不如靜坐真如地頂上
從他鵲作巢萬代金輪聖王子只遮真如靈覺

是菩提樹下度衆生度盡衆生不生死不生不
死眞丈夫無形無相大毗盧塵勞滅盡眞如在
一顆圓明無價珠眼不見耳不聞不見不聞眞
見聞從來一句無言說今日千言強為分強為
分須諦聽人人盡有眞如性恰似黃金在鑛中
鍊去鍊來金體淨眞是妄妄是眞若除眞妄更
無人眞心莫謾生煩惱衣食隨時養色身好也

著弱也著一切無心無染著亦無惡亦無好二
際坦然平等道麤也餐細也餐莫學凡夫相上
觀也無麤也無細上方香積無根蒂坐亦行行
亦坐生死樹下菩提果亦無坐亦無行無生何
用覓無生生亦得死亦得處處當來見彌勒亦
無生亦無死三世如來揔如此離則著著則離
幻化門中無實義無可離無可著何處更求無

病藥語時默默時語 語默縱橫無處所亦無語
亦無默莫喚東西作南北瞋即喜喜即瞋我自
降魔轉法輪亦無瞋亦無喜水不離波波即水
慳時捨捨時慳不離內外及中間亦無慳亦無
捨寂寂寥寥無可把苦時樂樂時苦只遮修行
斷門戶亦無苦亦無樂本來自在無繩索垢即
淨淨即垢兩邊畢竟無前後亦無垢亦無淨大
千同一眞如性藥是病病是藥到頭兩事須拈

却亦無藥亦無病正是眞如靈覺性魔作佛佛作魔鏡裏尋形水上波亦無魔亦無佛三世本來無一物凡即聖聖即凡色裏膠清水裏鹹亦無凡亦無聖萬行揔持無一行眞中假假中眞自是凡夫起妄塵亦無眞亦無假若不喚時何應喏本來無姓亦無名只麽騰騰信脚行有時鄽市并屠肆一朶紅蓮火上生也曾策杖遊

京洛身似浮雲無定著幻化由來似寄居佗家
觸處更清虛若覔戒三毒瘡痍幾時差若覔禪
我自縱橫汨䃂眠大可憐不是顛世間出世天
中天時人不會此中意打著南邊動北邊若覔
法雞足山中問迦葉大士持衣在此中本來不
用求某甲若覔經法性眞源無可聽若覔律窮
子不須教走出若覔修八萬浮圖何處求只知

黃葉止啼哭不覺黑雲遮日頭莫怪狂言無次
第篩羅漸入麤麤中細只遮麤中細也無即是圓
明眞實諦眞實諦本非眞伹是名聞即是塵若
向塵中解眞實便是堂堂出世人出世人莫造
作獨行獨步空索索無生無死無涅槃本來生
死不相干無是非無動靜莫謾將身入空井無
善惡無去來亦無明鏡挂高臺山僧見解只如
此不信從佗造刼灰

浮漚歌　　樂普和尚

雲天雨落庭中水水上漂漂見漚起前者已滅後者生前後相續無窮已本因雨滴水成漚還緣風激漚歸水不知漚水性無殊隨佗轉變將爲異外明瑩內含虛內外玲瓏若寶珠正在澄波看似有及乎動著又如無有無動靜事難明無相之中有相形只知漚向水中出豈知水亦

從漚生權將漚水類余身五蘊虛攢假立人解
達蘊空漚不實方能明見本來眞

牧護歌　蘇溪和尚（即五洩小師也）

聽說納僧牧護任運逍遙無住一條百納缾盂
便是生涯調度爲求至理參尋不憚寒暑辛苦
還曽四海周游山水風雲滿肚內除戒律精嚴
不學威儀行步三乘笑我無能我笑三乘謾做

智人權立階梯大道本無迷悟達者不假修治
不在能言能語披麻目視雲霄遮莫王侯不顧
道人本體如然不是知佛去處生也猶如著衫
死也還同脫袴生死無喜無憂八風豈能驚怖
外相猶似癡人肚裏非常俏醋活計雖無一錢
敢與君王鬭富愚人擺手憎嫌智者點頭相許
郍知傀儡牽抽歌舞盡由行主一言為報諸人
打破畫餅歸去

翫珠吟　丹霞和尚

般若靈珠妙難測法性海中親認得隱顯常遊五蘊中內外光明大神力此珠非大亦非小晝夜光明皆悉照覓時無物又無蹤起坐相隨常了了黃帝曾遊於赤水爭聽爭求都不遂罔象無心却得珠能見能聞是虛僞吾師權指喻摩尼采人無數溺春池爭拈瓦礫將為寶智者安

然而得之森羅萬象光中現體用如如轉非轉萬
機消遣寸心中一切時中巧方便燒六賊爍衆魔
能摧我山竭愛河龍女靈山親獻佛貧兒衣下
幾蹉跎亦名性亦名心非性非心超古今全體
明時明不得權時題作弄珠吟

其二

識得衣中寶無明醉自醒百骸雖潰散一物鎮

長靈知境渾非體神珠不定形悟則三身佛迷
疑萬卷經在心心可測歷耳耳難聽罔象先天
地玄泉出杳冥本剛非鍛鍊元淨莫澄渟盤泊
輪朝日玲瓏映曉星瑞光流不滅眞氣觸還生
鑒照崆峒寂羅籠法界明挫凡功不滅超聖果
非盈龍女心親獻闍王口自呈護鵝人却活黃
雀意猶輕解語非關舌能言不是聲絶邊彌汗
漫無際等空平演教非爲說聞名勿認名兩邊

俱莫立中道不須行見月休觀指還家罷問程識心心則佛何佛更堪成

獲珠吟　　　關南長老

三界兮如幻六道兮如夢聖賢出世兮如電國土猶如水上泡無常生滅日遷變唯有摩訶般若堅猶若金剛不可讚歎似兜羅大等空小極微塵不可見擁之令聚而不聚撥之令散而不

散側耳欲聞而不聞瞪目觀之而不見謂復謂
盤陀石上笑呵呵笑復笑青松影下高聲叫自
從獲得此心珠帝釋輪王俱不要不是山僧獨
施爲自古先賢作此調不坐禪不修道任運逍
遥只麼了但能萬法不干懷無始何曾有生老

心珠歌　韶山和尚

山僧自達空門久淬鍊心珠功已搆珠迴玲瓏主

客分徃徃聲如師子吼師子吼非常義皆明佛性眞如理有時徃徃自思惟豁然大意心歡喜或造經或造論或說漸兮或說頓若在諸佛運神通或在凡夫興鄙吝此心珠如水月地角天涯無殊別只因迷悟有參差所以如來多種說地獄趣餓鬼趣六道輪迴無暫住此非諸佛不慈悲豈是閻王配教做勸時流深體悉見在心珠勿浪失五蘊身全尚不知百骸散後何處覔

傳燈玉英集卷第十五

傳燈玉英集後序

中大夫尚書吏部侍郎參知政事上柱國瑯琊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九百戶食實封肆伯戶賜紫金魚袋臣王隨撰

夫道本無名因名而顯道法本無說因說以證法故契經備于華藏闡權實之教宗唱列于寶

傳示圓頓之詮蓋一切衆生有三毒障業風浪鼓其妄念客塵翳於本性纒縛惱病動擾湛源迷輪迴之轍沉生死之海

諸佛所以出世祖師由是西來自兹漸振宗風直指心地傳密印於法嗣分慧燈於諸方如香象截流師子嗚吼徑登菩提之路安處栴檀之林了心非心咸爲佛事擧足下足莫匪道場實

拯溺之慈航乃證聖之捷路也繇是叢林之化
茂著機緣之語成集
眞宗文明武定章聖元孝皇帝在宥之九載有
江吳僧道源採七佛而下曁歷世高賢尊宿言
句編成傳燈錄三十軸詣闕進焉尋詔名臣刊
修臻畢遂成鉅典模印頒行懿
聖代之奇書爲眞乘之妙教垂千劫而不朽度
羣品而有賴

體天法道仁明孝德皇帝陛下茂
天地之化育
邁堯舜之仁孝
御六辨而
臨萬寓
讃三寶以
福四生

欽奉眞乗
開通妙理臣早以餘暇恭披是録精究義諦偶
達宗旨而又顧緄縢之重卷帙稍廣諒祭學之
者津擕頗難因思佛門律論尚資纂鈔儒家史
傳具存紀略遂擇乎精粹撮其機要刪爲十五
卷題之曰傳燈玉英集鳳毛麟角益表稀奇甘
露醍醐罔非上味景祐龍集甲戌歲孟春乙亥序

印經院
景祐二年十月十四日
内降推忠佐理功臣金紫光禄大夫行尚書吏部
侍郎知樞密院事上柱國瑯邪郡開國公食邑二
千九百戸食實封肆伯戸王隨劄子奏臣先
進呈傳燈玉英集一十五卷計五冊蒙
聖恩降
勑編入藏録欲望

傳燈玉英集卷第十五

聖慈下印經院開板摸印頒行所貴
眞乘要法廣布於縣區
善化妙緣永資於
慶祚取
進止奉
御寶批依奏所有合行事件本院遂具狀奏
聞准中書劄子奉

聖旨並依奏於景祐三年三月二十三日了畢

進呈奉

聖旨摹印流行

譯經證義同編修講天台教文章慈雲大師賜紫沙門臣清滿校勘

譯經筆受同編修慧悟大師賜紫沙門臣文校勘

入内内侍省内侍黄門勾當印經院臣邵　節

入内内侍省内侍高品勾當傳法院印經院臣朱　菉

入内内侍省内侍高品勾當印經院臣盧　昭度